

蓬窓日錄

通

志

四

錄

蓬窓日錄卷之三

世務一

星度

戶口

畿輔武備附

營制

邊屯

黃河入海

海運

新河故道

日食

建都

京畿水利

藩鎮

鹽課

漕河漕規漕官附

海運緣革

憲日錄卷之三

星度

天文所以觀天察地考數造曆以授民時者也然驗天所以必合乎地者以天節氣難尋地之中氣可按也節氣者何十一月大雪之類是也中氣者何十一月冬至之類是也天無體以二十八宿爲體天無度以自其行過次第爲度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日有十二時時刻皆八子午卯酉則加二刻天度所歷所謂至于角婁井奎是謂度也地面所經所謂出卯入酉出寅入戌某時某刻者也以九百四十分爲一日而又分謂四分之日以周天分

十二次次三十度而復爲四分之度所以筭也日
順數之見其進與天左旋逆數之見其退而若右
轉是以自地面而觀其運行則皆左旋自天度而
考其次舍則日月五星以漸而東其行不及天而
次舍日以退然雖退其行未嘗不進退雖逆其進
未嘗不順氣盈朔虛閏以生矣若夫五星則復可
言降婁玄枵以負東海其神主於岱宗歲星位焉
星紀鶉尾以負南海其神主於衡山熒惑位焉鶉
首實沉以負西海其神主於華山太白位焉大梁
析木以負北海其神主於恒山辰星位焉鶉火大
火壽星次帝爲中州其神主於嵩丘鎮星位焉辰

次之行節節相係是以分野定於山河陰陽昭于
雲漢自坤抵艮爲地紀自乾携巽以爲天綱分野
與帝居相值皆五帝墟也故究咸池之政而在乾
維內者降婁也故爲少昊氏之墟叶北宮之政而
在乾維外者訾取也故爲顓頊氏之墟成揖提之
政而在巽維內者壽星也故爲太昊氏之墟布太
微之政而在巽維外者鶉尾也故爲列山氏之墟
得四海之中承泰階之政轅軒也故爲有熊氏之
墟蓋懸象在天其本在地土氣之與天星以精氣
相不係方隅故占測分度但以山河爲限不主
州國是以先儒配國吾皆無談其雲漢終始原于

二至者必極其趣今夫十一月一陽生雲漢漸降
退及艮維始下接于地至斗建間復與列舍氣通
在易則爲天地始交泰象也踰析木津陰氣益降
進及大辰升陽之氣究而雲漢沉潛於東正之中
故易雷奮地爲豫龍出泉爲解皆房心象也星紀
得雲漢下流百川歸焉析木爲雲漢末派山河極
焉自析木紀天漢而南曰大火得明堂正位陽氣
自明堂漸升達于龍角曰壽星龍角謂之天關在
易以陽央陰象也升陽進踰天關得純乾之位故
鶉尾直建巳之月列太紫爲天庭正月一陰生雲
漢潛萌于天稷之下進及井鉞得坤維之氣陰氣

始達于地上而雲漢上升始交於列宿七緯之中
矣雲漢達坤維右而漸生始列宿上觜觿參代皆
值天關表而在河陰故實沉下流得大梁十月陰
氣進踰乾維始上達于天雲漢至營室升氣益究與
內規相接故自南正達于西正得雲漢升氣自北
正達於東正得雲漢降氣夫究一元之流行以考
雲漢之始終而及乎帝居之所直以觀天文斯過
半矣帝居之所直五行之精氣所以宰乎物者也
是故金木得天地之微氣故其神治於季月水火
得天地之章氣故其神治於孟月章道存乎至微
道存乎終皆陰陽變化之際也若微者沉潛而不

及章者高明而過亢皆非上帝之居也由是觀之
曆特爲紀數之書象特爲觀天之器大本大原則
不在是矣故吾之所取南考中星北察斗建宅四
方四隅以定候審二至二分之測景稽一元升降
之常度隨時扳改以與天合必不拘拘有迹之粗
以寫無形之妙其所以察之齊之必在心術之微
不倚器數之末此欽明文思帝堯所以爲不可及
而趙堯李舜倪湯貢禹雖舉春夏秋冬惟詩書不
事心德無素漢高所以僅小康也

爾雅既曰釋天不得不畧言其趣凡有六等一曰蓋天
文見周髀如蓋在上二曰渾天形如彈丸地在其

中天包其外猶如雞卵白之繞黃楊雄桓譚張衡
蔡邕陸續王肅鄭玄之徒並所依用三曰宣夜舊
說云殷代之制四曰昕天昕讀爲軒言天北高南
下若車之軒吳時姚信所說五曰窮天云窮隆在
上虞氏所說六曰安天晉時虞喜所論鄭注考靈
曜云天者純陽清明無形聖人則之制璿璣玉衡
以度其象如鄭此言則天是太虛無形體但指諸
星轉運以爲天耳

又云郎官上應列宿誠哉是言也矧三公九卿乎故中
台星折則張華應之長庚入夢則李白應之趙普
乃紫微垣一小星之類其應歷歷不能枚舉前元

天曆戊辰婁宿降靈我

高皇帝以是年生至洪武戊寅而婁星復明又若洪武元年正月彗出昴宿是年元運除舊

布新是昴宿實應胡星也正統己巳熒惑入南斗則

車駕北狩弘治庚申夏彗犯紫薇垣五尚書予以錄於前矣此皆所聞所見者孰謂天道玄遠而不可稽哉

列子曰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百川水潦歸焉此非大觀之見也天左旋地處其中順之故日月星辰南視之則自東而西北

自西而東北極居中日月星辰四面旋繞非就下也遠不可見也日月星辰恒在天也人遠而不及見如入地下耳論衡曰日不入地譬人把火夜行平地去人十里火光藏矣非滅也此語甚真崑崙山地中極高之所故山南之水皆入南海山東之水皆入東海山西之水入西海山北之水入北海此西域記論之中國當崑崙之東故江淮河漢皆入東海而云地不滿東南者知其委而不知其源者也

日食

司馬光

日之所照周遍華夷雲之所蔽至爲近狹今太陽實虧

而有浮翳蔽之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此乃
天戒至深不可不察也漢成帝永始元年九月日
有食之四方不見京師見谷永以爲沈湎于酒禍
在內也二年二月日有食之四方見京師不見谷
永以爲百姓屈竭禍在外也臣愚以爲永之所言
未協天意夫四方不見京師見者禍尚淺也四方
見京師不見者禍浸深也日者人君之象天意若
曰人君爲陰邪所蔽灾慝明著天下皆知其憂危
而朝廷獨不知也由是言之人主尤宜側身戒懼
憂念社稷而群臣乃始相率稱賀豈非上下相蒙
誣枉天譴哉又食不滿分者曆官術數不精當治

其罪亦非所以爲賀也

日月蝕昔人紛紛置論不一

國朝宋潜溪云月本無光其有蝕是爲地影之所隔也月上地中而日居下地影既隔則日光不照其隔或多或寡故食有淺有深蓋地居天內如雞子中黃大不過與月同地與月相當則其食既矣宋此論將有見於後耳月蝕固有在申酉時在寅卯時者或日未沒或已出亦可謂地中日下而隔蔽乎且日何爲亦有食也劉保齋云日輪大月輪較小日道近天在外月道近人在內日食既時四面猶有光溢出可見月輪小不能盡掩日輪也日月

合朔時月常在內未有日在內者故月食日也日月相望則日食月者月雖資日光有圓於望時然微相參差則光圓恰相衝射則日反食之如點燈者當在爐炭炎熾之尖所衝射則燈反不然此曆家所謂暗虛言月爲日所暗而非日之實體暗之乃日之虛衝耳此言有據日外月內者日火也月水也此日月之行所以有上下之異然謂其輪復有大小則恐未宜日食既時四面猶光自緣日光本盛與月不同乃爾若地與月其形體大小何煩擬類昔人以遠征至日出入處已有所言朱子亦嘗言之日固不大於月也宋之所言地影正可如

佛氏言月中所有不當以論月蝕劉之所言乃是
 曆家之說曆家日光遙奪月光則月食日爲月
 掩則日食之說朱子嘗以示門人矣考之理數
 似只如此他日論日蝕又云日月會合處月合在
 日之下或反在上故蝕論月蝕云日月相照月不
 受日光此一句是用伊川語陰盛亢陽而不少讓故蝕何也
 陽氣衰陰亢陽不讓此日蝕事也日蝕書於春秋而
 月蝕不書若陰盛亢陽爲月蝕之災聖經安得忽諸
 禹本記言河出崑崙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
 爲光明也後儒日如火把之譬蓋出此元人嘗窮
 河源矣殊不如本記之所言者

十二相屬取義子寅辰午申戌俱陽故取相屬之奇數
以爲名鼠五指虎五指龍五指馬單蹄猴五指狗
五指丑卯巳未酉亥俱陰故取相屬之偶數以爲
名牛四爪兔兩爪蛇雙舌羊四爪鷄四爪猪四爪
見洪巽漫錄子午卯酉五行死處其屬体皆有虧
鼠無膽兔無腎馬無胃鷄無肺見曾三異因話錄
或曰鼠膽在首非無也

唐堯元年甲辰至我

太祖洪武元年戊申計三千七百二十五年六十三甲
子郡氏經世書謂堯得天地之中數蓋堯之時在
日甲月巳星癸辰申而當乾之九五值十二萬九